
四庫全書
集部

文章辨體彚選卷七百六十

明　賀復徵　編

祭文十二

祭丘文莊文　明蔡清

嗚呼先生之學博極羣書如巨海之呑吐百川含宏無際矣先生之才華國名世者四十年晚際聖明登之台輔付之鑪錘且取其所著書于大内用以廣益聰明權

衡百度矣先生之道尊為國師門生學子遍天下天下人誦其文家有其書雖庸人孺子亦皆知其名而仰其下風矣先生之業其亦非常矣哉蓋自有瓊崖以来其所鍾人物未有如今日先生之盛者嗚呼若先生者其不為虛生也夫

余員外祭文　李夢陽

嗚呼士有負凌雲縣日之材挾奮迅扶摇之翮一旦崩隕僵踣與百卉共盡腐鼠同磔必有水火之厄彫鎩之

疾虞羅斧斤爲之災者否則衝風毒霧排其堅幹焦其勁羽嗟吾邦臣有一於是乎而遽奄然死乎曩謂君埀蔭萬畆振翰九霄可計日而至而今已矣嘗竊觀天下貌弗中相羸瘵多嗜慾弗壽志庸識卑弗貴譾薄弗禄悍急弗穀嗟我邦臣有一於是乎而穀也禄也貴也壽也于斯焉止乎或謂君席肅敏之業産富千金年四十餘育五子又莅官赫赫畀之良而奪之全殆所謂天也夫良者天既奪之矣彼貌弗中者羸瘵者多嗜慾者志

庸識卑者謭者薄者悍者急者顧或全之何邪向畀之材若翮又安所為邪嗚呼是固不得而知又奚足為吾邦臣辭也始大夫命下羣趨賀君相顧而笑訶辰齵饍將大饗賓客孰謂慶者出廬返轡來弔非斯文之至厄千古之深悼乎是月也設旐于庭戒行有期君有老母日夜企君之歸君之䰟氣尚無他之乎

祭徐曰仁文　王守仁

嗚呼痛哉曰仁吾復何言爾言在吾耳爾貌在吾目爾

志在吾心吾終可奈何哉記爾在湘中還嘗語予以壽不能長久予詰其故云嘗遊衡山夢一老瞿曇撫曰仁背謂曰子與顔子同德俄而曰亦與顔子同壽覺而疑之予曰夢耳子疑之過也曰仁曰此亦可奈何但令得告疾早歸林下冀從事於先生之教朝有所聞夕死可矣嗚呼吾以為是固夢耳孰謂乃今而竟如所夢耶向之所云其果夢耶今之所傳其果真耶今之所傳亦果夢邪向之所夢亦果妄耶嗚呼痛哉曰仁嘗語予道之

不明幾百年矣今幸有所見而又卒無所成不亦尤可痛乎願先生早歸陽明之麓與二三子講明斯道以誠身淑後予曰吾志也自轉官南贛即欲過家堅卧不出曰仁曰未可紛紛之議方馳先生且一行爰與二三子姑為饘粥計先生了事而歸嗚呼孰謂曰仁而乃先止於是乎吾今縱歸陽明之麓孰與予共此志矣二三子又且離羣而索居吾言之而孰聽之吾倡之而孰和之吾知之而孰問之吾疑之而孰思之嗚呼吾無與樂餘

生矣吾已無所進曰仁之進未量也天而喪予也則喪予矣而又喪吾曰仁何哉天胡酷且烈也嗚呼痛哉朋友之中能復有知予之深信予之篤如曰仁者乎夫道之不明也由於不知不信使吾道而非邪則已矣吾道而是邪吾能無嘶於人之不予知予信乎自得曰仁訃盖哽咽而不能食者兩日人皆勸予食嗚呼吾有無窮之志恐一旦遂死不克就將以托之曰仁而曰仁今則已矣曰仁之志吾知之幸未即死又忍使其無成乎於

是復強食嗚呼痛哉吾今無復有意於人世矣姑俟冬春之交兵革之役稍定即拂袖而歸陽明二三子苟有予從者尚與之切磋砥礪務求如昔日與曰仁之所云縱舉世不以予為然者亦且樂而忘其死惟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耳曰仁有知其尚能啟予之昏而警予之惰耶嗚呼痛哉予復何言

又

嗚呼曰仁別我而逝兮十年于今瘞玆丘兮宿草幾青

我思君兮一來尋林木拱兮山日深君不見兮宵嵯峨之雲岑四方之英賢兮日來臻君獨胡爲兮與鶴飛而猿吟憶麗澤兮歙歆奠椒醑兮松之陰良知之說兮聞不聞道無間於隱顯兮豈幽明而異心我歌白雲兮誰同此音

祭孫忠烈文

王守仁

嗚呼弇阿苟容生也何庸慨慷激烈死也何恫勤勞施於國而惠澤被乎民孰謂公之死而非生乎守臣節以

無虧秉大義而不屈孰謂公之歸而非全乎方逆焰之已炎公盖力撲其燎原之勢而不能屢疏乞免又不獲請則旁行曲成𦂳緩其怒而徐為之圖盖公處事之權而人或未之盡知也比其當危臨難大節申忠之死靡回然後見公守道之常心迹如青天白日而天下之人始洞然無疑矣

祭永順寳靖土兵文 王守仁

維湖廣永順寳靖二司之土兵多有物故於南寧諸處

者嘉靖七年六月十五日乙卯欽差總制四省軍務尚書左都御史新建伯王委南寧府知府蔣山卿等告於南寧府城隍之神使號召諸物故者之魂魄以牛二羊四豕四祭而告之曰嗚呼諸湖兵壯士傷哉爾等皆勤國事而來死於茲土山谿阻絶不能一旦歸見其父母妻子旅魂飄颻於異域無所依倚嗚呼傷哉三年之間兩次調發使爾絡繹奔走於道途不獲顧其家室竟死客鄉此我等上官之罪也復何言哉復何言哉古者不

得已而後用兵先王不忍一夫不獲其所況忍羣驅無辜之赤子而填之於溝壑且兵之為患非獨鋒鏑死傷之酷而已也所過之地皆為荆棘所住之處遂成塗炭民之毒苦傷心慘目可盡言乎邇者思田之役予所以必欲招撫之者非但以思田之人無可勦之罪於義在所當撫亦正不欲無故而驅爾等於兵刃之下也而爾等竟又以疾病物故於此則豈非命耶嗚呼傷哉人孰無死豈必窮鄉絶域能死人乎今人不出戶庭或飲食

傷多或逸欲過節醫治不痊亦死矣今爾等之死乃因
驅馳國事捍患禦侮而死盖得其死所矣古之人固有
願以馬革裹尸不願死於婦人女子之手者若爾等之
死真無愧於馬革裹尸之言矣嗚呼壯士爾死何憾乎
今爾等徒侶皆已班師去矣爾等游魂漂泊正可隨之
西歸爾等尚知之乎爾等其收爾游魂斂爾精魄駕風
逐霧隨爾徒侶去歸其鄉依爾祖宗之墳墓以棲爾魂
享爾妻子之蒸嘗以庇爾後爾等徒侶或有征調之役

則爾等尚鼓爾生前義勇之氣以陰助爾徒侶立功報國為民除患豈不生為壯烈之夫而沒為忠義之士也乎予因疾作不能親臨祭所一哭爾等以舒予傷感之懷臨文悽愴涕下沾臆今委知府布告予衷爾等有靈尚知之乎嗚呼哀哉

合祭王太史文 王維楨

語曰寄珠于人求不越宿藏劒于匣化不踰年其王子謂乎王子負罷而需時蓄才而善閟乃其光益灼灼見

也斯與照乘之珠斷犀之劍巽耶則天固靳之矣而弗能奴之邪甞觀夫東下之波與西逝之烏即彭殤等死爾顧獨念賢者天才者促蘊之雖奇施之未逮悲夫昔賈生早萎李賀弗延君子曰既賢之才之而又夭之促之天其謂何乃今王子又奚異于兩生云人恒言有不可詰之天今王子若此豈非不可詰者歟

同館合祭王懋中太史文 王維楨

王子之行賢者之侶也乃遽五月而疾三十八歲而死

朝大夫聞者無問識與不識皆為雪涕余等固重有傷焉王子操儉慎徽密以名其德然亦以是殞其身痛且劇恨猶瑣屑米鹽之間少恢恢大也雖然冉牛之洪也㢘然瘠矣顔氏子之弗違怒也溘然夭矣此又關人哉夫命猶幅尺也杼柚既定能益而長乎王子獨奈命何若曰作善以速殃勑躬而滅性天如是冥冥也非然哉非然哉

祭胡評事省齋文 唐順之

嗚呼事有至急者病而需艾溺而需瓠是也然當其膏肓無虞則三年之艾等於腐草舟楫足恃則千金之瓠輕於敝箒自公之存東南承平且二百年戴白老儂不識兜鍪叉戟為何物縉紳學士弄筆墨婉孌嬉游而已公方且日夜經營乎縱横韜鈐之變每賓客滿座談鋒迅發真若旗鼓相對霆雹交激何其壯也然持三年之艾而貫於飽食健步之人懷千金之瓠而衒於安流穩楫之時則言者類於迂濶聽者厭其強聒一旦盜駭海

隅毒滿郡國上官諸公乃始倚公以計謀而公頹乎老且病矣公既死海氛益張謀夫唶啞于是向之婉孌嬉游目公爲迂濶者皆凛凛愁不保其妻子相與注心聚耳冀公之一張聒而不可得嗚呼此何以異於膏肓亟矣而適喪其蓄艾中流失船而又碎其一瓠也哉其時之不遭乎公公之不遭乎時也然公之子亘公嘗教之武舉而習聞乎家庭韜鈐之説則夫効三年之用而收千金之富又安知不在後人也耶其因祭公而叙公之

存殁繫乎時事者若此他可畧也

祭丘思庵文

唐順之

自余少時頗負迂僻空濶乎寥廓之翔而泥滓乎鄉人之處糠粃乎世故而蠓蠛乎禮法然間以語人則人漫不省為何說余見世人所為小者計刀錐之獲大者競掀常之勳粗者土偶乎衣帽履綦細者筆舌乎儒墨是非零碎乎米鹽甕盎卧勳於弔慶酒舖熬煬旋蟻無項時休則余亦不省為何事以是踽然四顧幾成怪人里

閉之間一見吾子遂托金石以爲可與同心者在古惟漆園生在今惟子而已自是往還旦必逮燭宵必及鐘或子言而我咕或我嘲而子噱或談鋒競起或閴然一默子既睨空一世而偶余余亦塊然獨居而偕子然不知者則以爲吾兩人皆若狂其知者則以爲相與切劘文章砥礪節氣而已至其散髪而箕踞瞬目而跳嘯其所快然會意處雖余兩人亦不能自知也但覺吾見子則然見人則不然耳及余以彫蟲末技得厠聲利之塗

餂腥染膏終日攢眉而子以樗櫟托跡遂志寂寞之野茹菽嚙水終日嬉嬉然子在寂寞之野而余未嘗羨子之高余涉聲利之塗而子未嘗疑我之賤以爲猶是心也余以疎率果非適用屢進屢黜得返初服以從子子見余且泣且笑曰不意子之能自全也自是相與過從議論如曩時而情好有加焉子自三十以外則已決意絕進取然子重廉耻故不能妄得一錢子性高簡故又不能治生居常授書爲生卒以懶罷已而賣藥爲生又

以懶罷而獨注意攻古文詞上摹秦漢然復以病罷棲棲環堵饘粥不聊既乃從禄仕得寧陽教諭雖非素所好然亦以謂此官可隱也蓋莊生所云蒿目而憂世決性命以饕富貴此兩者皆謂之天弢而子皆解之余趣尚雖與子同然能解其一而猶未能脫然於其一常以愧子而子乃更以余為是也余近年懶病亦如子乃始不復蒿目於世而子不及見矣不知子尚以余為是耶為非是耶子交游甚簡然人或託以事最忠信可仗余

嘗中夜與子卧偶論一二心事妻子不得聞者子曰吾恨不為沉沙女余笑曰子之信豈待投瀨哉嗟乎自子之存吾於鄉曲得友一人焉自子之沒則一人亦盡矣雖然子子桑扈也吾豈敢以慟累子之魂聊述吾兩人平生所以相與於世外者以告子嗚呼子死矣孰為發予之狂言

祭易州楊五文 楊繼盛

嗚呼論友於三代之上當取諸縉紳僚采之列論友於

三代之下當求諸山林草澤農圃工賈之間蓋小人之相與往往迭為隱見每隨時勢之盛衰而正人君子之相與惟取其義氣孚固要不必以區區之勢位拘也自予登第除南銓始識西泉於賀客中然時猶以為特豁達磊落人耳及予以諫阻馬市被罰遠謫雖骨肉至親亦惡其後於家而拙於官樂其死而幸其不歸也西泉乃慰嘉禮送之意反殷於初則其相與之情已出尋常萬萬去年春予以狂直排奸被杖繫獄其際誠危矣乎

昔指天論心者懼禍之及己則遠絶之不暇同時交遊者疾名之勝己則非毀之惟恐其不足而素以義氣著聞豪傑自負者恨言之侵己且售計投石要功洩憤於權奸之門其孰與我乎西泉乃三視獄中通問不絶其傍徨拯恤之意又殷於初雖齮齕庸賴輩傷以重禍不恤也則與人交遊之善視世之以勢位相與者其情之厚薄又何如哉西泉之行誼在鄉曲聞望在遐邇固難以盡述然即此一節則其立心制行當於三代以上人

物中求之矣視世之縉紳貴顯隨時異情者其人之賢不肖為何如哉二月初載携乃郎慇懃視問握手交語傾倒肺肝相別無幾訃音頓至噫不棄我於患難如西泉者幾人而又奪之俾孤我於患難之中嗚呼痛哉西泉之正人君子使見用於世必能糾合善類不相背負可以同心共道克濟時艱縱死於無位使假之以年必能表勵鄉邑寬鄙敦薄其挽時俗而躋之三代之上可幾也乃竟溘然而逝老天何戕善人之酷如是耶世之

生理已絶宜速死而倖免何限乃溢及正人君子如西泉者老天何福善禍淫之不公如是邪夫亦西泉命嗇適遭或然之數爾耶抑西泉勁直不善媚天爾邪凡此數者皆不可曉狂直粗性甚為不平恨欲飛步太虛親問老天死果錯謬乞使生還更舉宜速死而幸免者代之庶可為作善作惡者勸且警也

祭王鳳洲文 王錫爵

萬歷十九年正月初三日吾琅琊鳳洲兄訃聞京師其

友弟王某為位而哭越二月朔始獲走一介修素羞玄酒之祭而告之以辭曰嗟乎予之無聊也出山盖六年矣踽踽之行閵閵之守得麗完面目于風塵澒洞之中則誰為之救失而補敗哉奄奄之息孑孑之身得苟支歲月於死喪疾苦之餘則誰為之舒憂而分痛哉嗟嗟并州兄竟去我逝矣仲冬十六日手書具在不忍讀矣同伯之歸而曾不及啟手片言之訣不忍問矣昔者黃冠共隱白社共盟卧起共榻飲啜共盂得失共規子弟

共敎令事事都盡不忍言矣先是予與兒婿之別同伯
也退而雨淚汍瀾不能自止盖一年前妖夢巳卜兄之
不起矣而所恃者兄之先幾引決屬厭世味以留有餘
之福一宜曷研咏名理相羊文酒年至而益強身閒而
益修二宜曷生平服老氏三寶曰慈曰儉曰不敢為天
子先唾面能乾餧肉能忍三宜曷嗟嗟豈其所受語于
化人甲申之讖八八之數遂不可逃耶將垂絕半偈畢
曾參傚漆園別有為之梯航覺路引證夙因者邪屬纊

之夕聞且誡妻妾勿近子孫勿哭而予以摩趺把臂之友獨不勝雍門峴山之感臨風涕泗彌月于兹蓋亦知婦人之態非所以事兄而試設以身處兄之地有如犬馬身先朝露而隕則兄能沃而忘我否也嗟嗟三江砥柱一代文昌九世卿族二難物望兄豈爲一人生而一人死者四方後代之士聞兄者慕哭兄者哀讀兄之文章與識其子孫者喜則兄又豈其以形生生而形死死者顧支遁賈神於法虔羊曇持服於謝傳彼皆所謂達

生知命仁人而情至猶爾況以予之下劣不肖而方羈

綫世網又嘗以其餘羶漫兄契濶六年遂成隔世則今

日釃酒緘詞哭望兄於冥雲寒露之表而如聞行車嘒

管之聲睹玄冕垂纓之狀又何恬獨生爲矣念與兄言

揞猶新神理未邈故不復敢彫飾文句鋪張宦業而直

叙家人父子之情同志公私之痛如此

祭亡男衡文 王錫爵

維萬歷三十七年二月朔日荊石老人祭告于亡男編

修之靈曰天乎天乎予生七十有六年衰可死病可死觸藩世路可死狼籍人言可死死而及於壯男之手猶可偷一枕一榻之安恬一匕一筋之奉而今無望矣天道無常世界缺陷予其敢求全但思汝生平孝友忠信之恵粹白清嚴之守廣施翕受之量通今博古之才不惟國士無雙人倫罕二而予之淺衷浮氣且頼以觀磨鄉之鄙俗澆風因之而屏息至于操觚之子得汝片字而輙令紙貴遠聽之人下及童隷而爭為禮佛則汝之

關係于世非淺尠矣顧予一身一家豈可獨私今日之事自合還珠合浦躡駕蓬山而予之不能無慟者自以去國十五年先喪母繼喪婦繼又喪三孫而今日又喪汝老者可以有子有孫解幼者可以未婚未𪐴解而獨汝不老不幼甫籍金閨遭此沉淫委頓之怪疾以死毋不及葬子不及成人非木石誰能舍汝而契然也天乎天乎

祭方御史文 歸有光

嗚呼庚子之歲某與公孫欽儒聯名薦書是年九月同榜之士使予為文以壽公予序公為兩京御史時猶見古所謂柱後惠文冠者因略論數年間天下之事詹事陸文裕公讀之以為知言今俛仰又二十年矣公孫蠖屈於南宫之試予亦瓠落於東海之濵當是時公盖相期以天下之士而今何如也嗚呼富貴壽考公則巳矣後生小子嘆歲月之如流而長年者之不能待所以不知其涕之無從也尚饗

祭外姑文

歸有光

昔吾亡妻能孝於吾父母友於吾女兄弟知夫人之能教也粗食之奉未嘗不甘知夫人之儉也婢僕之御未嘗有疾言厲色知夫人之仁也癸巳之歲秋冬之交忽遘危疾氣息掇掇猶日念母扶而歸寧疾既大作又扶以東沿流二十里如不能至十月庚子將絕之夕問侍者曰二鼓矣聞戶外風淅淅曰天寒風且作吾母其不能來乎吾其不能待乎嗚呼顛危困頓臨死垂絕之時

母子之情何如也甲午丙申三歲中某應有司之貢馳走二京提携二孤屬之外母夫人撫之未嘗不泣自是每見之必泣也嗚呼及今兒女幾有成矣夫人奄忽長逝聞訃之日某寓松江之上相去百里戴星而往則就木矣悲夫吾妻當夫人之生既以遺夫人之悲而死又無以悲夫人夫人五女撫棺而泣者獨無一人焉今茲歲輤車將次於墓門嗚呼死者有知母子相聚復巳三年也哀哉尚饗

代祭陣亡吏士文

徐渭

嘉靖丙辰之冬海寇挾東夷據岑港不去其明年春朝廷命總督臣某率師往征之三月四日兵始入薄其巢土漢吏士有先登而死者越十日總督乃命某官某以某物陳於諸死所而告之曰吾奉命討不義偏將軍提督無狀稍亡其伍書至之日吾與介吏侍鈴閣悲悼為不食方令休養吏士以圖後功竊念殲賊有日而終無益於死者故遣吏賫品物如前召諸靈使飲食之其他

恤典一遵故事勿省鬼如有知其少自寬毋多懟

祭少顛文 徐渭

計子與予遊迨三十年澹如也而獨篤于令下獄之七年子其幾於反炎涼者耶殘于瘍而牀且杖十年矣顧飲不廢而竟餓往于酒子其幾于忘生死者耶即吾求交于世得此亦難而顧得之方之外耶向來十餘日而不死我一送藥于子子一問法於我而竟斷往來信耶凡此者皆可痛也而吾日衰矣其尚能痛以淚耶當澆

之以酒耶而吾窘囚耶其能外楮與香而别辨耶吾待死人耶即死當飲子于地下倘不死而能洗子于塔尖上借如意而擊以歌耶又何如以爲情耶子方外士耶又反炎涼者耶忘死生者耶使有知而聞予之言耶其亦悲也耶其不悲也耶

祭王博士文 屠隆

嗚呼先生德表鄉閭行高于古人日之暮矣蕭然一寒官志操彌厲解衣卻金貧士慕義清身端範賢者所式

生平擇地而蹈寡欲保身非自伐其生者乃為投牒故
北方苦寒風雪所侵嬰茲疾青而東猶以尊生有素外
枯內腴神氣充然庶幾不死竟厄大數罔以延年余雅
高其為人為之哭臨盡哀嗟乎善人官不逾歲祿不飽
孥歿不首丘殮不備禮謂之何哉為善自天性然厚植
薄享知先生不恨生而顑頷死當逍遙世俗之所謂福
澤君子之所不貪天之予善人或不在是又何詰焉嗚
呼槃槃一丘誰為大官滔滔古今誰為長年茫茫九州

誰爲故山回也夭悪也布衣舜也蒼梧之野聖賢豈乏于德哉形朿一隅神亡不之請歸近延陵之墓而葬焉尚饗

祭信陵君文 李維楨

萬懕十有九年春二月郢人李某物土方應材用爲信陵君祠其年九月十有五日告成則又以意爲信陵君像配以侯嬴朱亥饗以剛鬛柔毛而代爲祝史之詞命曰夫聖王之制祭祀也法施於民則祀之以死勤事則

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菑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君為魏將内輯和其民人而外聯屬五大國必有法矣為魏菑患者莫如秦力抗之使無東死而後已可謂勤勞矣雖然此已事也非大夫所以為魏人祀君意也大夫聞之生而精爽不二者其死必為明神君之神不與其人俱銷亡所禱於君有三事令大梁之都為王為郡王為將軍中尉以及諸無禄者數萬其於國稱肺腑親猶君之于魏也食租衣稅歲費二十萬不能為國

建標末之功民力大詘而甚者魚食閭里藏亡納姦舞
三尺法其在大譴大訶之域頸盩捽抑而就刑者無歲
無之國家稍開四民之業寬越彊之禁廓仕進之路矣
君何以牖其衷有如君緩急可使者出其間為國効一
臂之力乎君嘗為魏王言秦有鄭地得垣雍決滎澤水
灌大梁大梁必亡君没而秦果引河溝灌梁三月城壞
王請降遂滅魏設君在秦即灌梁必有以禦之自頃河
溢皐陸魏人苦隄緜不息踦跂畢行殆無虛日彼河伯

陽侯馮夷之屬信有之乎有之神固相從遊也能殺其勢無魚我民抑能使金隄千里永無崩潰民有息肩期乎夫魏東則豐沛東南則蘄黃豪傑巨魁所自起也南則荊襄古戰爭地也西則嵩盧之間礦盜聚焉北則河朔山東燕趙多大俠易與為亂而魏居其中于今為腹心重地大陸坦坦無險阻之固脫有一夫揭竿而呼百城自廢憂國之臣議宿重兵大梁以示幹彊弱枝倫不虞徵調而兵殊縮朒不可用坐耗食耳君往所指麾而

敵強秦者其兵非魏人也耶何古今不相及也諸侯之客進兵法君皆名之故世俗稱魏公子兵法其書安在將待其人爲圯上之傳與神有是類是馮者君其馮依之以作我士氣與大夫由百世之下等百世之前徽顯闡幽以君爲忠與才也而特祠君此可爲知者道難以家戶曉也大夫日夕爲魏策三事莫知所措徼福假靈於君陰相之而明有徵則是祠也勿替引之矣酹酒與君約豈大夫魏人是爲惟君血食是計君其與贏亥實

重圖之

祭尹孝廉文　李維楨

士束髮受經思以身為國家効奔走無繇也既舉于鄉用有地矣不幸而不能奉臨軒清問又不幸而溘然若朝露以死沒沒無所聞于世豈不悲哉君往與余等九十人者歌鹿鳴而來也其意氣皆翩翩自謂青雲可立致曽未幾何而或仕或不仕或死驩愉悲慼之態紛然不可勝數孰謂君復齎志以殁也夫仕者嚮用于今未

仕者待用于後剖圭襲紫連車結駟執社稷之役刋金石之勲而君獨以禪榜為居以無常為隣以何有為鄉荆棘猿猱蔓延號嘯于墓宮狌石之前凡我同儕見者聞者有不喟然長吁泫然流涕矣乎雖然天地者羣生之總寄而終始者萬物之大歸也即九十人之衆未十年而化為異物者已十之一過此以往余又安能知也彼所為剖圭襲紫連車結駟固亦蜉蝣之羽木槿之華而巳是故陽文之于敦洽犄頓之于黔婁百歳之後同

滅共盡區區升沉顯晦之迹寧足較哉莊生不云乎莫壽于殤子而彭祖為夭君如聞斯言也九原之下其可怡然自遣矣

再祭張烈婦文　陳繼儒

嗚呼伯夷薇仲子李蘇武雪豈不矯矯絶粒哉然而夷也猶寄命于薇也仲也猶寄命于李也武也猶寄命于雪也且武則胡婦為之左右仲有辟纑夷有叔齊夫婦兄弟一鼓一舞烈婦煢然獨身而已有勸生無勸死則

烈婦之不食殉夫又非伯夷以下諸君子可以同日論也嗚呼奇哉嗚呼痛哉尚饗

哭莫純卿文 顧憲成

嗚呼傷哉純卿傷哉純卿憶己卯之冬十一月二十六日予與家季將北征就子而別當是時寒雲盈空凍雪積野徘徊四顧意態蕭颯子進予而觴之曰丈夫有事四方茲其始矣予感其意飲立盡而以其觴觴子子復以其觴觴予意甚壯也既別予心甚喜今年四月予弟

騰書言紈卿病疾時擁重裘猶泠泠稱寒予大驚無何而予弟言紈卿就藥吴門予益驚又無何有客從錫中来者謂七月二十日過莫氏之里見里人聚而咨嗟入其里者狂若奔出里者悵然若有失也予聞客言心又益驚就而窮其所以客嚅嚅不肯荅無何而蒼頭来訃紈卿之七月十四日卒矣予聞之如醉如夢目不知所視耳不知所聽心不知所之忽不自知其涕泗之横流也稍定乃為位而哭之又一月始勉為文俾予弟告之

純卿嗚呼純卿天道之無知也自昔而已然矣何待至於子始信也子佞不如甘敢冀早達子嘗不如頓敢冀有家子碁不如跖敢冀有年子戕不如湯敢冀有後予所痛者予與子交數年矣憶予始居涇里之上數日不見子輙思思輙題尺素以通比發而子之問亦至猶以為次於見也自是而予歸涇水如昨日不可得而思矣始予由涇里入邑中輙過子過輙為杯酒歡微言縱論無所不傾倒自是而予歸入子之門登子之堂榱題棟

桷如昨子不可得而見矣始予過子時時與楊生士初陳生稺登鄒生彦文偕即過三子必時時子偕自是而予歸三子如昨子不可得而偕矣予與子頗負嗲嗲其所相契盖不在形骸其所相磨盖不在榮顯其所相要盖不在一旦一暮以為似異乎人之友也是故有予可而子否有予否而子可將以是庶幾於輔仁而互期其成乃今求子之一可一否而不可得矣予客燕中二年之間子前後惠貽徳音不啻千百言予性簡頗不樂於

風塵而子惟恐其失之枯也子性狹不能漫與人同可否而子惟恐其失之矯也切切而規之予誦其言未嘗不發深省以爲子固非誨予阿世也乃今求子之一鍼一砭而不可得矣嗚呼純卿柰何使予不痛子也且予非特痛子也而又爲子痛雙親在堂自是左右而承懽者誰其可痛一也煢煢嫂氏自是終身而仰望者誰其可痛二也僅息二女自是春秋而俎豆者誰其可痛三也嗚呼若是乎天道之無知至於子而極也子如知此

何為乎好為大而不好為佞乎胡為乎好為義而不好為營乎胡為乎好為遜而不好為暴乎胡為乎好為德而不好為戕乎嗚呼子不克早達前子而不克早達者若馬氏之援非一人也予不敢怨也然而援也有家也子之家何如矣子不克有家前子而不克有家者若原氏之思非一人也予不敢怨也然而思也有年也子之年何如矣子不克有年前子而不克有年者若賈氏之誼非一人也予不敢怨也然而誼也有後也子之後何

如矣維天蒼蒼何所不覆維地芒芒何所不載維萬物芸芸何所不遂而獨使子至此也予其奈之何哉嗚呼予羇迹天涯病不能視子死不能送予而子巳矣予呼子而子不應則呼其蒼蒼者芒芒者芸芸者以問子而又不應但仰而見夫日月之顯然俯而見夫山川之寂然中而隱隱若見夫子之若父若母若嫂氏若二女若宗姓若姻黨若二三友生莫不改容而變色與日月山川相慼而淒然而子亦彷彿往來乎上下之間追而呼

之而子卒不予應也嗚呼予言有盡而意無盡有盡者書而告子其無盡者俟予異日歸而謁子之墓呼而告之也當是時子能憐予而應之耶嗚呼予顧生愿成也告子者予家季允成嗚呼純卿嗚呼純卿尚享

祭梅子馬文 曹學佺

甚矣人之不可與造物爭也造物玩弄人如小兒而人不能出其彀中茍欲與之爭則必號呼跳躍蹶張其氣力以求勝而造物者復以柔道處我于是乎有拔山蓋

世之雄明察秋毫之智而不忍于一婦人女子慮在衽席之上而不見也豈非莫之爲而爲者耶噫君之與造物也其猶有争氣耶君家季羽數年争之不得而死弗以前車誠也君才足以用世而不盡其才少年文美鮮皙風流豪舉擲捐百萬買笑千金行且罄矣後來交遊者未之聞見也誰能在今日作數十年想耶君是以愈用憤激臨死誠勿使人知也君死矣必歸咎造物曰何故生我才又何故先有餘而卒困厄我或庶幾其悔禍

於君之後死者不然造物不仁未嘗有所厭足是使鎮邪干將多缺折之患而受繞指之化也豈不傷哉君其有靈其聞斯言

祭門人方美徵文 黄汝亨

維萬歷四十一年歲次癸丑九月壬戌廿有二日丁丑南京工部尚書郎通家友人黄汝亨率四方同學之士胡如川余士忠唐時等廿有餘人合市鷄酒香帛祖方子美徵於途而告之曰嗚呼吾去年教授西湖汝始來

學已吾餬口南曹汝又來從吾遊今年春汝朋益集始議為壇以課所業汝聞言欣欣凡三赴汝時已病作操管片時率兩頰赤熱欲嘔吾勸汝且勿亟後數日來見吾察汝顔色益不腴窺汝志意益不樂蓋汝徒以病不能文為鬱鬱不知此適深汝之病而速汝之死也嗚呼悲哉吾自初秋偶得脾疾脛脹寒熱中間水漿不入口者十餘日家人甚恐從遊之徒咸懼吾自謂不復再登壇觀汝曹筆戰又念汝病日甚或先汝而往或偕汝而

行俱不可知孰料吾既康好今日書此文以痛汝也吾病後謝人事未通賓客汝死二日乃知之痛惋欲走哭腰軟不任肩輿亟遣汝友馬生元調奔問臨絕時何語棺斂具美何如及兒女幾人歸報父兄何人何日歸葬馬生歸復我慘澹欲涕吾不忍問生言汝無子吾益痛戒生且勿語其他嗚呼汝以小試坎壈失意意在恢弘凌雲之業冒病從師感怨奮發不量力以死汝不遇我志不如是猛死不如是速也然則汝以好學死吾能忘

汝耶吾能不為汝後嗣計耶聞汝妻賢且哀撍守汝喪終身吾當移書汝父及汝兄擇猶子族子宜立者承汝業奉汝祭葬時可遣奴告我當銘汝墓使後世知嗚呼以吾一日之長悽慘乃爾況汝父及汝兄及汝族汝姻其痛汝憶汝為汝妻子謀又宜何如也嗚呼草木蚤榮者先謝汝秀美而文十五為諸生二十三而死榮之蚤也悲哉嗚呼吾此文寫二通焚其一以告汝一寫素軸懸汝寢以示汝嗣子於他日吾雖奔走一官東西南北

不可定決不以汝死無子而忘一時共事之情也嗚呼

尚饗

祭同年彭用九文 鍾惺

萬歷丁未年春正月同年九疑彭君以計偕入都客死于是楚同年生集都下者為之含歛周身周衣必信必誠其邑子同年生鍾某獨以廬居不與越數月而平頭持其喪南歸浮淮達于漢始返首丘鍾子乃以束芻絮酒哭君之靈曰嗚呼痛哉天乎子今長已矣余弱冠與

子同時受知于溫陵林明府而同絀于都試兩人故自
如越十年而余與子同舉于鄉乃有追頌明府知人能
得士而兩人亦故自如子剛腸悁性高視濶步知子負
絕人之志經世之才而嫉惡如仇處俗太峻齒敝舌存
之戒余恒私爲子篤憂之而公爲子巽言之癸卯冬與
余計偕北上共眠食者四踰月察子有清羸之疾而性
善怒恒慮子非攝生之道余恒劑以疏緩子亦稱我數
月不見喜愠之色自以爲不余及譙讓僮僕恒爲余一

齋恕知予以我為子西門之韋而余性疏子能容余性
闇子能察余性惰子能警使吾治生居職終身與子俱
可以無敗余未嘗不以子為吾安于之弦也子甲辰下
第疾而歸歸而又疾且有非意相干者吾以瑱為規戒
子忍以居辱恕以御下嗇以養生晦以銷妬無已而移
書友人轉屬子智者舉事勿為親厚者所悲而為怨妬
者所快垂涕之道其言絶痛今子果有今日余不幸言
而中子生不有命在天乎何親何妬何悲何快乃使子

客死與尸痛哉痛哉丈夫不死牖下使婦人行哭固當
子所未能了手者有二尊人在堂可奈何可奈何子遺
孤六人當有成子志者余輩今日偃蹇青衫身自寒士
姑不能援人以手請無以口惠誑子以子之靈後死者
異日稍能自振見子諸孤所不下羊舌之泣心力所可
盡使有如彥昇兒冬月葛帔遭父友于道者生何面立
天壤死當何以見子地下乎子之英爽當不遂隨肝臂
朽腐化爲異物冐其聽而記余言

祭大宗伯李湘翁文　陳仁錫

嗟乎悠悠世法知己宜少不宜多寂寂獨行文章受憎不受愛心乎愛矣其惟格人格人亡矣傷如之何斗酒隻鷄亦猶行古之道始讀先生之文本朝未之有二其識與議猶可及也其光與色不可摹也壬辰諸老翕然趨古先生真古不屑古深念天下之患在敵策敵在强兵策兵在選將日取將傳論次行事落落數十年垂老辟召齋戒而入告竊憶某與先生一住三湘七澤一住

七十二峯相遠也而相邇相見也而相失戊戌之後暗中物色予甚閔三十三載見先生于庚午之秋如此其難也閱十有一月遂别先生于辛未之夏如此其易也得失寸心知死生亦大矣嗟乎先生何能忘壬戌之春湘潭客過而慰予吾鄉李湘翁每春榜一放既弗獲子三日不食愚何人者哉而使李先生二十七日不舉火亡何九月先生函幣致書其言曰僕老矣善事聖明庚午晤對執其手不意今生復相見辛未正月忽語曰吾

將買舟至金閶攜所撰著與生平較閱諸書與子商定余曰先生大臣也柰何言去請受稿而卒讀公之海內先生唯唯死生契濶冥冥之中無忘斯語

文章辨體彚選卷七百六十

文章辨體彙選卷七百六十一

明 賀復徵 編

祭文十三 律體

祭雜墳文 晉任孝恭

惟爾冥然往代求圓石而無名邈矣遐年討方磚而不記封樹漂殄誰別羽商之家墳壟傾迴終迷庚癸之向近創此伽藍實須泯九命彼碩人置茲屯邑不謂綸繩

所用遂毀牛亭之基鍬鍤所侵爰傷馬鬛之勢重使翠幕臨風佳城見日昔靈沼枯骨周王改以衣冠廣武横尸漢主加其轜櫝輙勒彼山虞覆頽隍於舊址命兹匠者修反壤於故林還蟻結之文依似坊之勢章得宜陽大道無變無移京兆長阡勿迴勿徙庶幽魂遊止踐昔徑而不疑塗車往還瞻舊轍而猶在

惠州祭枯骨文　宋蘇軾

爾等暴骨于野莫知何年非兵則民皆吾赤子恭惟朝

廷法令有掩骼之文監司舉行無吝財之意是用一新此宅永安厥居所恨犬豕傷殘螻蟻穿穴但為蕺冢罕致全軀幸襟居而靡爭義同兄弟或解脫而無戀超生人天

祭武功伯徐有貞文 明祝顥

惟公天賦絕倫學精羣籍才高當世志方古人蚤發迹於賢科即致身於翰苑論思啟沃足潤皇猷保障綏寧克清時患爰總紀綱之重懋成疏導之功而乃明炳幾

先容圖臣復遂成風雲之會親依日月之光寅亮天工變調元化毅然以堯舜君民自任謂太平之日可期夫何納牖乍通穿牖遽入以是魚水方諧而萋斐交布河山雖僭而附陷肆張卒至敬輿安忠州之行純仁甘永州之去平平王道蹶驥足於疾驅浩浩長風摧鴻毛於奮舉巷伯之章徒詠緇衣之義誰陳而彼且操戈於入室之後投石於下井之餘擴摭蔓延醜惡未已幸賴皇天顯祐聖主含弘履險如夷完璧而返是雖羣慝之無

良亦公矯枉之太峻也夫天地之道浸斯成化功暴風疾雨無資長育故決防之水必至潰隄高張之絃多致絕響所以功赫者難成而易墮時驟者易失而難久嗚呼惜哉

祭顧方伯文 歸有光

某於公少荷許與迺以濩落有負相知昔卷衣之復方當計吏之偕不得致撫棺之情今葬紖之發遣拘巫史之忌不能供復土之役然生辱委重俾論序其文章歿

又僭踰獲撰次其行事穆叔有云是三不朽於以荅公亦無媿矣敬陳洞酌告訣堂筵庶幾明靈鑒此侑饗

堂祭本生父奉政二府君文　鍾惺

惟府君身心言行非惟家有乘鄉有評即神鬼亦欽之矣惟是今夕之奠以骨肉之情處哀慘之會今夕之言亦惟以告哀而已遑及其他哉痛念府君逮膝兒孫别日多而聚日少照顔歡樂喜時短而戚時長隱痛難言衆情莫代且可無出而竟出徒為搶地之呼欲先歸而

不歸自取終天之恨生惟五子沒止二人多材多藝能事鬼神者果否侍泉臺之側事死事生有慚祭養者徒然居人世之中無幾在堂何繇升屋嗚呼哀哉尚饗

堂祭亡弟叔静文 鍾惺

嗚呼弟沒三年餘矣今乃與其婦同穴惟妾亦從焉弟悲乎樂乎人為弟悲乎樂乎嗚呼何可言哉弟之兒女分寄于弟兄有似嫁婚之巳畢弟與妾妻近依于父母庶幾伏臘以同来無子孫而有朋友無官爵而有文章

叨生有祿之家而竒窮如故頗賦無營之性而隱痛自知所有者世所不甚切之事而人或分之不能所無者俗所共相争之圖而爾且夷然不屑總之子奪之時天亦不能定爾之善惡榮衰之際子必不肯隨物以悲歡家譜之作亦嘗勸我早成鬼籙之名夫豈自知先列同生者之所共觀而不及觀後死者之所不得而反先得外而執友謂遠勝于世壽之頑鈍内而周親謂終不如天倫之躭孺嗚呼何可言哉兄弟五人去其三地下多

于地上怙恃二親無其一事死愈于事存惟弟居家之期已短而短莫短于今宵住世之算非長而長莫長于來日挽郎莫敢高歌懼見笑于才鬼記手偶煩妙筆聊一揖乎羣仙嗚呼何可言哉尚饗

文章辨體彙選卷七百六十一

文章辨體彚選卷七百六十二

明 賀復徵 編

祭文十四 四六句

祭太常裴少卿文 唐韓愈

維元和九一作元非年給事中李逢吉給事中孟簡吏部侍郎張惟素吏部侍郎張賈比部郎中史館修撰韓愈等謹以庶羞清酌之奠致祭于太常裴二十一兄之靈朝

廷之重莫過乎禮雖經策具存而精通盖寡自郊丘故
事宗廟時宜大君之所旁求丞相之所卒問羣儒拱手
宗祝醉心兄皆指陳根源斟酌通變罔不允符天旨克
協神休至于公卿冠婚士庶喪祭疑皆響答問必實歸
從我者足為軌儀異我者無逃指笑動為時法言比集作
必古經獨立一朝高示千古而又驅馳朋執僶俛宗親
擔石之儲常空於私室方丈之食每感于賓筵贈必固
辭求無不應孰云具美而不永年愈等早接遊從實欽

道義致誠薄奠以訣終天嗚呼哀哉尚饗

祭周相公文 杜牧

維大和五年歲次辛未七月辛未朔八日戊寅故吏朝議郎持節湖州諸軍事守湖州刺史杜牧謹遣押衙司馬素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敬祭於故相國僕射贈司徒周公之靈伏惟相公之道徧於天下至如牧者受恩最深爰自稚齒即蒙顧許及在官途援挈益至會昌之政柄者為誰忿忌陰汙多逐良善牧實忝幸亦在譴中黃

罔大澤葭葦之埸繼來池陽棲在孤島僻左五歲遭遇聖明收拾宂沉誅竄罪惡收於此際吏遷桐廬東下京江南走千里屈曲越嶂如入洞穴驚濤觸舟幾至傾没萬山環合纔千餘家夜有哭鳥晝有毒霧病無與醫饑不兼食抑暗偪塞行少卧多逐者紛紛歸輳相接惟牧遠棄其道益艱相公憐憫極力掀拔爰及作相首取西歸授之名曹帖以重職號國太子絳市謀人死而復生未足為喻旌旆西去拜於都門賢士大夫無不攀惜皆

曰相公事君盡忠保道輕位大張公室盡閉私門彼由徑者跛倚不進天下賢彥明知所趣重德壯年衆期再入牧牧吳興繼奉手示但思休退不言疾恙訃音忽至慟哭問天嗚呼蒼生未濟而喪吾相吾為蒼生慟豈獨私恩想像音容思惟恩紀期於令嗣可以効死吳洛相遠逾於三千無因拜柩見歸九泉哭送使者致誠奠筵伏惟尚饗

祭裴氏姊文　李商隱

嗚呼哀哉靈有行於元和之年返葬于會昌之歲光陰迭代三十餘秋得不以既塋關廟見之儀枚卜舉歸宗之禮不幸不祐天實為之椎心泣血孰知所訴恭惟先德實紹玄風良時不來百里為政愛女二九思託賢豪誰為行媒来薦之子雖琴瑟而著詠終天壤以興悲謂之何哉繼以沉恙禱祠無冀奄忽凋違時先君子以交辟員来南棘巳轄接舊陰於桃李寄蹔殯之松楸此際兄弟尚皆乳抱空驚啼於不見未識會於沉冤洲水東

西半紀漂泊某年方就傅家難旋臻躬奉板輿以引丹旐四海無可歸之地九族無可倚之親既祔故丘便同逋駭生人窮困聞見所無及衣裳外除旨甘是急乃占數東甸傭書販舂日就月將漸立門構清白之訓幸無辱焉既登太常之第復忝天官之選免跡縣政刊書秘丘榮養之志漸通啓動之期有漸而天神降罰艱棘再丁弱弟幼妹未笄未冠世緒猶闕家徒屢空載惟家長之寄偷存晷刻之命號天叫地五内崩摧然亦以靈寓

殯獲嘉向經三紀歸祔之禮闕然未修是冀苟全得終前限屬劉孽叛換逼近懷城懼罹焚發之災永抱幽明之累遂以前月初吉攝線告靈號步東郊訪諸耆舊孤魂何託旅櫬奚依垂興欲隨之悲幾有將平之恨斷手解體何痛如之灑血荒墟飛走同感伏深朝夕二奠不敢久離遂遣義叟一人主張啟奉抱頭拊背戒以信誠附身附棺庶無遺闕檀山滎水實惟我家靈其永歸無或棲寓嗚呼哀哉靈沉綿之際殂背之時具初解扶床

猶能記面長成之後豈忘遷移頃者以先妣年高兼之
多恙每欲諮畫即動作咸涕泣既繁寢膳稍減雖云通
禮亦所難言荏苒于斯非敢怠忽今則南望顯考東望
嚴君伯姊在前猶女在後克當寓郎歸養幽都雖歿者
之兆宅永安而存者之追攀莫及又以十二房舊域風
木為災胡子彭兒藐然孤小雖古無修墓著在典經而
忘禮約情亦許通變今則已於左坎別卜鄰原重具棺
衾再立封樹逾年難遇同月異辰兼小姪寄兒亦來自

濟邑騤魂稚魄依託尊靈遠想先域之旁纍纍相望重溝疊陌萬古千秋臨穴既乖欽痛何極唯安陽祖妣未祔仍世遺憂昨本卜孟春使謀啓合會雍店東下逼近行營烽火朝燃鼓鼙夜動雖徒步舉櫬古有其人用之於今或為簡率潞冠朝弭則此禮夕行首夏已來亦有通吉儻天鑒孤藐神聽至誠獲以全玆免負遺託即五服之内更無流寓之魂一門之中悉共歸全之地令交親饋遺朝暮饘餬収合盈餘節省費耗所望克終遠事

豈敢溫飽徼生苟言斯不誠亦神明誅責老舊僕使纔餘兩人靈之組繡餘工翰墨遺跡並收藏篋笥用寄哀傷嗚呼哀哉蒻天當年骨還舊土箕箒尋移於繼室兄弟空哭於歸魂終天銜寃心骨分裂胞胎氣類寧有舊新叫號不聞精靈何去寓詞寄奠血滴緘封靈其歸来省此哀殞傷痛蒼天孤苦蒼天伏惟尚饗

代李玄為崔京兆祭蕭侍郎文 李商隱

年月日集有伏字惟靈傳芳華冑禀慶靈源漢朝輔相之流

輝梁室帝王之遺懿克生儁德彰我休期高表百尋澄波萬頃及春闈獻藝會府試才騏驥出歷蛟龍得水頓纓而鶩騁盡良乘氣而鶩蜃啓空憑陵遠天躞蹀長道是將筮仕光乎縉紳侯國從知大朝就選祕寶宜陳於東序朱紱必降於上玄錦帳而居青縑以覆建禮推盡痒之績明光多伏奏之勤亦既遷榮乃司論駁高居青瑣封還紫泥使明時無失政之譏大邦無不便之詔暫辭朝籍往分郡符借冦莫從徵黄甚急方將啟乎良友

進彼令人志豈受身揩將許國集作匡國不謂疎網猶漏斯文集作民未康作礪為鹽正俟理平之運依城憑社深懷翦滅之虞上蔽聰明內求媟近故鴻猷不得而叶賛膚化莫可以輔成藐是流離有窘陰雨嗚呼令惟逐客誰復上書獄以黨人但求俱死銜冤遽往吞恨孤居目斷而不見長安形留而遠託異國屈平忠而獲罪賈誼壽之不長纔易炎涼遂分今昔粵自東蜀言旋上京郭泰墓邊空多會葬鄧攸身後不見遺孤信陰隲之莫知亦

生人之極痛某等頃同班列獲奉周旋分結死生地兼族類依仁既切慕德方深始驚南浦之悲俄軫下泉之訃令則年良月吉筮協龜從顧埋玉之難追歎焚芝之集作而何及牲牢粗潔酒醴非多聊寫丹誠以申永訣

文章辨體彚選卷七百六十二

文章辨體彚選卷七百六十三

明 賀復徵 編

祭文十五 別體

祭史彦輔文 宋蘇洵

嗚呼彦輔胡爲而然胡負于天誰不夀考而于彦輔獨嗇其年誰不富貴使終賤寒誰無子孫詵詵戢戢滿眼蚳蝝于天何傷獨愛一孺使殞其傳憺憺其帷其下惟

誰有童未冠彦輔從子帶絰而哭稽顙未前天高茫茫慟哭不聞誰知此冤輟哭長思念初結交康定寶元子以氣豪縱橫放肆隼擊鶻搴奇文怪論卓若無敵怵怛旁觀憶子大醉中夜過我狂歌叫讙予不喜酒正襟危坐終夕無言他人竊驚宜若不合胡為甚懽嗟人何知吾與彦輔契心忘顔飛騰雲霄無有遠邇我後子先擠排澗谷無有嶮易我溺子援破窻孤燈冷灰凍席與子無眠旅遊王城飲食寤寐相持以安慶歷丁亥詔策告

罷予將西轅慨然有懷吾親老矣甘旨未完往從南公
奔走乞假遂至于虔予時亦来止于臨江繫馬解鞍愛
弟子凝倉卒就獄舉家驚喧及秋八月予將北歸亦既
具船有書晨至開視驚叫遂丁大艱故鄉萬里泣血行
役敢期生還中途逢子握手相慰曰無自殘旅宿魂驚
中夜起行長江大山前呼後應告我無恐相從入關歸
来幾何子以病廢手足若攣我嘉子心壯若鐵石益固
而堅瞋目大呼屋瓦為落聞者竦肩子凝之喪大臨嘔

血傷心破肝我遊京師强起來餞相顧留連我還自東二子喪母歸懷辛酸子病告革奔走往問醫云已難問以後事口不能語悲來塞咽遺文隨稿為予收拾以葺以編我知不朽千載之後子名長存嗚呼彥輔天實喪之予哭寢門白髮班班疾病来加卧不能奔哭書此文命軾往奠以慰斯䰟尚饗

代祭韓康公文　秦觀

嗚呼我宋受命網羅羣英諸夏用康百餘年間異人間

出左右辟王公以威德出入四朝文武自將入為上宰
厥有丕績盟府是藏出為長城臨制萬里姦變銷亡伯
氏仲氏迭秉國鈞榮莫與亢功成事畢奉身而退與道
翱翔歲在執除爰請于朝言還許昌百官奉㫖祖道供
張于國之陽禮未及行遽即窀穸漠然聲光二聖震驚
法駕臨奠哀動周行搢人其萎實舍于許里門相望涯
公之歸執爵承飲稱壽公堂承訃泫然涕泗橫集精遊
出疆許道如砥喬木交覆比適大梁不見安輿乃見喪

車人具盡傷悲来填膺辭不成文聊侑一觴

祭鄒立齋文　明陳獻章

嗟嗟汝愚不括其囊而晦其光汲汲皇皇不小其節而畏其折轟轟烈烈昔在翰林語默淺深孰識其心頃来南海窮而不悔乃見其介業以時興行以志成君子之貞貞德之幹毋受天損何命之短已而已而天道無知哀此孤嫠死不避險生不就䘮是曰無忝北風蕭蕭雲旗揺揺蜀道之遠觴酒豆肉盡此一哭魂返宜速

祭盧太史孺人文　王維楨

賢豈必壽促延惟命孺人奚傷靈輀既戒違此京室返彼齊疆嗟哉盧史休兹令匹溘爾云亡偏輪不轉隻翼不飛盧曰予殃孺人歸盧遺貧飭敬人言孟光既盧歷顯一綜内治一秉官常官常易修内治希遘盧也二良靡實弗宜如彼宮鍾有聲載揚猗猗蕙蘭春為茂艸秋萎嚴霜盧曰悲乎豈怨霜露所懷舊香漢濵遺珮荒忽邂逅交甫不忘矧兹同裯以歌以泣痛於蒙莊有儕来

集哀廬之廬酹孺人觴嗚呼孺人生不踰閾冥魂于邁焉識故鄉丹旐在途依方南指冤兮與翔

祭甘經歷文　王維楨

謂壽必賢而公靜淵顧不得年謂仁必嗣而公孝植孝子乃匱謂才必達而公崛扳臺幕不越謂天從人人言恂恂轉戾其身謂理御數吉人儉受于何則厚謂聖言信不善或順善茲蹈釁總之天遠默默巫咸不測古今皆惑回也弗延鄧攸絕傳匪公獨憐有櫬在旅仲容斯

舉征日頰暑汗馬塞塗送者傾都或悼或吁秦蜀形親我等故人視衆倍卒祖奠蕤詩以當别卮以當驪詞

祭誥封嚴母呂太夫人文 王世貞

嗚呼疇不有伉惟夫人伉家衣偕耋翟茀以相疇不有嗣惟夫人嗣手握大斗斟酌元氣疇不有養惟夫人養鼎釜之腴分大官餉疇不有歸惟夫人歸柱石在堂庭王相輝疇不有祀惟夫人祀宗伯司之饔飧牢醴疇不有塋惟夫人塋司空佐之金吾復壙貞山之陽鬱芊佳

城大隧豐碑三公九卿千里而内守令攝統及鄉先生牛酒上冢嗚呼哀哉婦徳幽閑譽不上逮揚于王庭有来綸綍女教静專不出閫幃能使邇遠偹榮致哀夫人休哉天子所貴夫人仁哉太保所啓視不佞貞實大母行永嬪慶門天作之祥敢攀崇楸以酹鬱金冀駢雲車儼其来歆尚饗

祭周賢董文　宋陳亮

嗚呼尊行親戚今垂盡也惟吾舅與君屹然為一坐之

鎮也方姨母在時一再歲必一覲也聞者凋焉而君惠顧不斬也連歲有江上之役欲為公壽而不果奔也謂公之壽方興未艾而此心終未泯也曾與吾擔未及弛而死生不能以一瞬也思吾先人不可得見而行輩亦復不振也若余之所遭如此而安得不為世所擯也天乎天乎自今皆可勿問也壽大較不滿六十而余少君九歲亦凛凛也豈生既有關於君而死乃為此懇懇也亦傷夫事變之亟而可以自見者無使有遺恨也英靈

如在其亦舉吾觴而滿引也

祭勤首座文　陸游

我之與公義則師友情骨肉也相從十年談道賦詩藝松菊也别雖數月使来自東書相續也比獨怪公書詞諄諄若予屬也嗟哉已矣頎然野鶴尚在目也夘塔告成欲往不果身桎梏也上愧道義下負交情涙可掬也龍文之茗沉水之薰薦甘馥也懷舊之心有如丘山此一粟也

祭吳尚書文

歐陽修

維嘉祐三年五月庚午朔具官歐陽修謹遣驅使官田安之至于西京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故留守資政左丞贈吏部尚書吳公之靈曰嗚呼公乎余將老也閱世久也見時之事可喜者少而可悲者多也士少勤其身以干祿仕取名聲初若可愛慕者衆也既而得其所欲而怠與迫於利害而遷求全其節以保其終者十不一二也其人康强飲食平居笑言以相懽樂察其志意

可謂偉然而或離或合不見幾時遂至於衰病與其俯仰旦暮之間忽焉以死者十常八九也嗚呼公乎所謂善人君子者其難得既如彼而易失又如此也故每失一人未嘗不咨嗟殞泣至於失聲而長號也公材謀足以居大臣文學足以名後世宜在朝廷以講國論而久留于外宜享壽考以為人望而遽云逝此搢紳大夫所以聚弔于家而友朋故舊莫不走哭于位豈唯老病之人獨易感而多涕也尚享

文章辨體彙選卷七百六十三

文章辨體彚選卷七百六十四

明 賀復徵 編

祭文十六

滄洲精舍祭先聖文 宋朱熹

恭惟道統遠自羲軒集厥大成允屬元聖述古垂訓萬世作程三千其徒化若時雨維顔曽氏傳得其宗逮思及輿益以光大自時厥後口耳失真千有餘年乃曰有

繼周程授受萬里一原曰邵曰張爰及司馬學雖殊轍道則同歸俾我後人如夜歸旦眘以凡陋少蒙義方中靡常師晚逢有道載鑽載仰雖未有聞賴天之靈幸無失墜逮兹退老同好咢来落此一丘羣居伊始探原推本敢昧厥初奠以告虔尚其昭格陟降庭止恵我光明傳之方来永永無斁今以吉日謹率諸生恭修釋菜之禮以先師兖國公顔氏郕侯曾氏沂水侯孔氏鄒國公孟氏配濂溪周先生明道程先生伊川程先生康節邵

先生橫渠張先生温國司馬文正公延平李先生從祀尚饗

啓聖祠祭文 明唐順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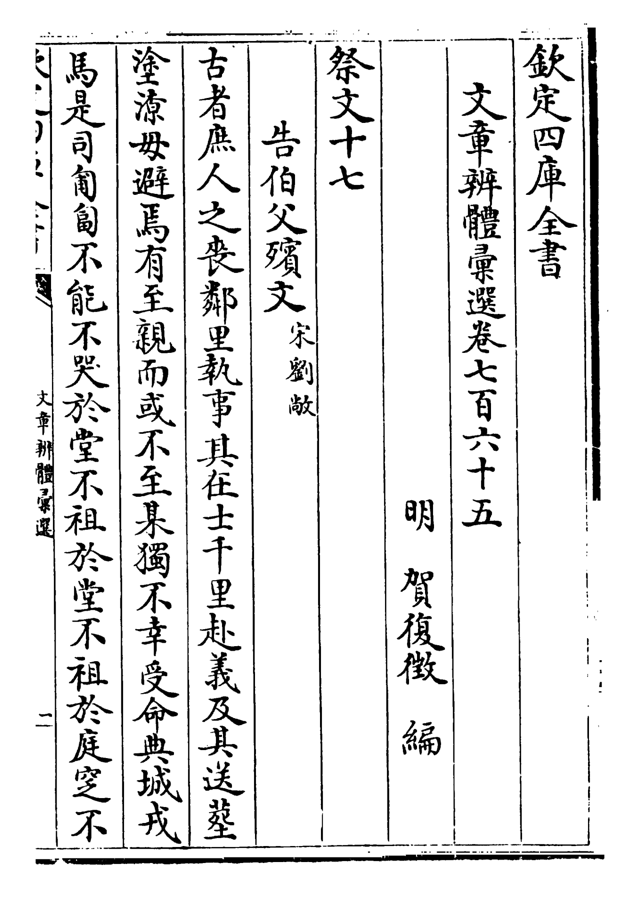
維公濬哲淵靜胄衍神明饘粥承家永有令名孕靈儲秀篤生聖子地維天柱賴以弗圮五帝避德三王讓功窮本反始誰爲之宗若古祭川先河後海因委遡源厥義攸在於王建極隆師象賢廢禮允興必公焉先昔也烝嘗不出闕里今也新宫徧彼寰宇昔也二丁祀止素

王令也父子俎豆兩堂兩堂伊何於泮之水儒林有輝素襟咸喜礜器用幣兹惟一初来格来歆用奠厥居仰徼神休作我士氣父教子率三綱永繫

李先生入鄉賢祠祭文　徐渭

惟公一代經師千古道宗聞之者幾于虞韶見之者稱為猶龍十年未祀而今始祀于此也尤足以見有司之慎鄉社既祀而今復祀于此也尤足以昭人心之公

文章辨體彚選卷七百六十四



文章辨體彚選卷七百六十五

明 賀復徵 編

祭文十七

告伯父殯文 宋劉敞

古者庶人之喪鄰里執事其在士千里赴義及其送塟塗潦毋避焉有至親而或不至某獨不幸受命典城戎馬是司匍匐不能不哭於堂不祖於堂不祖於庭窆不

復土虞不奉牲回望萬里悲號失聲門外之治王命實行蓋古亦云不即人情于奠陳詞以昭哀誠

告墓文 文天祥

維己卯五月朔越二十有六日孝子祥自嶺被執至南安軍謹具香幣遣人馳告於先太師革齋先生墓下嗚乎人誰不為臣而我欲盡忠不得為忠人誰不為子而我欲盡孝不得為孝天乎使我至此極耶始我起兵赴難勤王仲弟將家遁於南荒宗廟不守遷我異疆大臣

之誼國亡家亡靈武師興解后歸國再相出督身荷憂責江南之役義聲四克為親拜墓以翦荆棘大勛垂集一跌崎嶇妻妾子女六人為俘収拾散亡息於海隅庶幾奮厲以為後圖惡運推遷天所廢棄有母之喪尋失嫡子哭泣未乾兵臨其壘倉皇之間二女夭逝翦為囚虜形影獨存仰樂不齊竟北其輮繫頸縶足過我里門望墓相從恨不九原爰指松楸有言若擔繼令支子實典祀事有姪曰敏我身是嗣興言及此血淚如雨嗚呼

自古危亂之世忠臣義士孝子慈孫其事之不能兩全也久矣吾生不辰罹惟此百凶求仁得仁抑又何怨幽明死生一理也父子祖孫一氣也冥漠有知尚哀鑒之

告羅一峯墓文　明陳憲章

維成化十八年陳某應徵起赴京謹告一峯羅先生之墓曰嗚呼先生今曷為而往始曷為而來處則畎畝之逸民出則文章之鉅魁其洞徹不欺之心炳中天之杲日而轟轉動出羣之氣殷百蟄之春雷知先生者儗先生

於北海不知先生者謂松柟弗類反見目於榆槐先生見賢必親聞善必録過惡必推存而知亡過而能裁隨時變化有闔有開而平生念慮所存其大者正君正朝廷正三綱正萬民正四方皇皇之憂耿耿之忠則至死而勿顂貧賤而不爲戚患難而不以回成化己丑之夏予過先生於南畿盍簪之讙忘形爾汝既三宿而後别去屢反顧而徘徊先生贈予南歸之文予贈先生草亭之什既而各申其戒曰我不枉己君無鑿坏孰謂先生

去官而死曹溪之約不遂麗澤之資何有而今而後復仰望於阿誰於戲惜哉

祠堂成告文　崔銑

我崔遷鄴七紀于今我祖拙翁以旅我考以仕凋哉祀事未遑修稱先考退位始有此屋往因先妣之亡命作三代神主久棲庫閤香火弗虔兹者何天之祐申以列祖之慶田入頗豐憂患稍定銑及兒汲恪建兹堂規制罷用咸則古憲寅合族人肆陳牲醴奉遷各主永安斯

所銑次非宗子德愧括孫欲須合禮懼並愆年協義犯分冐罪申情自惟叨有爵秩少次先人食忘其報禄裕其私仁所不容心則奚忍今宗子士棕髫年失養銑取育斯教之方義倘賴先休得堪付受即畀主祀伏冀諸

慈翼覆毋俾失墜

告先主文 徐渭

自觀巷之宅失而我考妣若兄嫂之主至于今凡八遷中間以詒寄主於人家者凡二嗚乎我考妣若諸兄嫂

亦勞苦不安甚矣凡此皆吾子弟不肖所致之罪也悲感自責每欲無生今復新居自寄所迎妥我考妣若諸兄嫂歸於僑寓某漸次圖構冀自今已後尚以永寧也

白門告先靈文 鍾惺

嗚呼惺客白門五年矣歲時伏臘非敢忘先靈也亦非以弟姪在家足供蒸嘗而魚菽之祭客中遂不必設主也惺之在白門也客也年年欲歸歸而率弟姪拜於家祠旦暮事耳作旦暮之想而不敢為歲月之計則亦何

忍請先靈於數千里外勞其往來於旦暮之頃哉不意日復一日年復一年而其為年者五矣今且守官於此矣官則不同於客去住不能自主雖不敢為歲月之計而豈能復作旦暮之想哉用是於今歲小除之夕暫為位於惺官舍請降臨坐如在家者然嗚呼禮以義起情由禮申居官有祿生則迎養歿則迎祀神氣無不之也惺在此惺在此幸勿怨恫於靈之不能來來而無所依哉

告亡兒肆夏文　鍾惺

自八月十二日至廿九日兒肆夏盖亡十四日矣口念兒名心憶兒事兒言目想兒形耳聞兒聲兒紙墨未乾衣汗未燥席温未寒履迹未滅謂兒在後園書房也謂兒往新宅省大父母也謂兒行遊街市未歸也謂兒遠出郡邑應有司試也怳然不省兒亡時時聞兒母哭聲於帷聞裁楮招魂為兒作冥薦出循廳事有七尺之棺在廡有素幄食器在几有亡兒懋倩秀才之靈八字

在靈床上乃始疑兒亡也兒真亡也哉於是不得不以兒為亡者而呼之而招之呼其乳名曰首哥首哥呼其名曰肆夏肆夏呼其字曰懋倩懋倩汝真吾兒乎非吾兒乎兒死有靈乎無靈乎死而去乎未去乎去而復來乎不復來乎來有驗乎無驗乎汝生而美好强健聰慧老成沉深縝密孝慈婣睦方正磊落汝雖生年十六已具成人之體較之行屍走肉鼠首豺心生無益於時死無聞於後與世所詛其生而利其死者萬萬矣乎年十

九而生汝汝數歲而露神鋒十三歲而補諸生矻如巨人十六歲而試諸生高等試歸八日而病病十三日而卒使我奄忽遂年三十五汝愁我苦我誑我誤我悶我亦足矣我前世今生何孽何冤於汝而使我至此乎自汝生後汝弟妹十人皆懷抱夭殤爾筋骨如鐵玉色金聲素強無疾無短折相日者羣言汝大貴大壽至死堅言汝不死使汝相不當死命不當死而卒死使予茫然不解正汝之巧於愁我苦我誑我誤我悶我者也縱汝

當死汝弟妹十人豈皆如土芥如豬狗不足以贖汝一死彼造化者胡為聽我男女者十人囊之以去而末叔其長且賢者乎忍矣忍矣汝炯目踈眉修膺映麗志在度世出世不可一世今閉汝以七尺之棺使材巫里咸翦紙招䰟加汝以亡人之名汝甘之乎汝受之乎欲不甘不受得乎冤哉痛哉予散落曠澹人也於世無關係見汝不驕不惰好弄亦好讀書廢眠食忘寒暑不由父督不由師訓妄意爾為功名熱中之人且精勤諳鍊家

事時務熟悉如老人又謂爾可以託身託家託世使予得以遊戲文史逍遥玄寂詎知爾好道奉佛喜為世外之論方外之遊暗室中夜禮斗焚香持日月齋禁行之數年不倦此豈書生學子所為乎而又厲禁侍者不予知藉使予知之豈遂效常父禁汝所為且廣汝以世外之論導汝以方外之遊吁嗟乎女死乃知之平時病時未得細細叩汝汝何以道情自待而以世情待我也我每於游戲時察汝形神悠悠忽忽若有所忘瞿瞿落落

如有所記疑汝有宿根病中歴歴口道往因有倫有脊有原有委翛然了無挂牽似老衲面壁後知去向者世人憐汝惜女痛女求其故而不得私意汝是再來人雖去且復返故處欲以斷予悲吁嗟予亦何能不悲汝爲再來人不可知汝世縁尚淺罪孽未深天性孝慈阿鼻泥犂不能到汝明矣汝入泥犂吾不能汝拔汝往天堂吾不能汝留若猶受生人間在人間爲人子與爲余子等予爲汝父與他人爲汝父差快汝病中以速化爲娱

反真為樂乎執手告汝縱是再来人彼太白子瞻輩豈不是上界西方来者遊戲人閒數十年何必十六年而去乃為再来人乎汝唯唯曰可奈何可奈何兒不去兒不去爺呼我我在招我我来今化去十四日矣了無聲迹且不入我夢兒何健忘而不信也豈汝性靈真為天曹冥司執不得来抑受生人間也汝以汝為非我子令人寄居人宅十六年飲之食之教之誨之去後寧不一寄聲謝居停主人乎汝縱不能如顏畿之返魂獨不聞

顧況喪其子十七年神魂不散況悲思不已且哭以詩云老人喪其子日暮泣成血老人年七十不作多時別子聞之哀感揩再生顧家巳而果然記前生事不爽女誠能再来汝就前因照管本性不樂昏宦必不强汝以人世之樂虐子以人生之苦同汝為世外方外之遊汝若往生人間未必有如此父受如此快樂若果為天曹冥司留汝不遣汝持片紙上往天曹下往冥司哀籲苦情未必不放汝来也如不放汝来汝念我當浼求宅神

祖先及冥中親眷報汝下落或天堂或地獄或生人間令我不念汝我手跡汝能識我文字汝能認取皃其聞之

文章辨體彙選卷七百六十五

文章辨體彙選卷七百六十六

明 賀復徵 編

誥文

誥宋文貞公墓文

明歸有光

維年月日某官某謹以瓣香拜謁唐宰相宋文貞公之墓唐有天下三百年惟貞觀開元號為盛治開元賢相並稱姚宋而屹然正直之氣可與公媲者獨始興文獻

公而已其自初束髮知讀唐史嘆天寶以後何其亂也生民之禍極矣使公與曲江尚在匡持之唐之國祚歷年豈可量哉信乎國以一人而興也今者倫貧茲土下車之初以吏事過南和聞公墓在此鄉而魯公碑刻尚存因迂道齊宿縣邸来致景仰之私嗟夫公之直道有國者一日而無此則相率靡靡以馴至於亂亡而不覺三季之後若同一軌此予心之耿耿徘徊於公之墓下而不忍去也謹告

謁胥口伍相國墓文　張　翺

滈忠魂兮怒濤埋靈骨兮神皋草芊芊兮古廟麥青青兮遠郊孰鴟夷兮漂泊尚吴土兮逍遥片石千年兮春光如在雙槐萬古兮歲寒不彫丈夫不輕一死兮死固順其所遭鬻熊何讐慰父兄於九死闔閭何德定君臣於一朝當其挾弓而走志不安于溝瀆迨其齒劍而没忠不化於江潮亂白公而覆楚社僇王僚而定吴祧彼英雄舉事兮抱沉幾而獨若迨功成事就兮失志赤而

不搖宜其避難則身尊于九鼎而酬恩則命輕於一毛

嗟乎人生行其所快耳固將揭日月而為昭彼借漢以報韓兮戀赤松之喬喬至今悲相國之孤忠兮羨子房之遐標然廢興各當其時兮安能坐視人之亡國而遠去以為高宜朝秦而莫楚兮笑戰國士之嚻嚻嗟哉乎萬事畢矣千古常存為河為岳為日月星敢酹斗酒以薦千古墳靈旂髣髴兮湖濱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文章辨體彚選卷七百六十七至九

詳校官中書臣李采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編修臣沈清藻

謄録監生臣王嘉稷

文章辨體彙選卷七百六十七

明 賀復徵 編

雜文一

徐師曾曰按編内所載釣謂之文而此類獨以文名者葢文中之一體也其格有散文有韻語或倣楚辭或爲四六或以盟神或以諷人其體不同其用亦異焉

詛楚懷王文　秦惠文王

又秦嗣王敢用吉玉宣璧使其宗祝邵鼛告於不顯大神巫咸以底楚王熊相之多辠昔我先君穆公及楚成王是勠力同心兩邦若壹絆以婚姻袗以齊盟曰葉萬子孫毋相為不利親即不顯大神巫咸而質焉今楚王熊相康回無道淫失甚亂宣奓競從變輸盟刺內之則虣虐不辜刑戮孕婦幽刺親戚拘圉其叔父寘者冥室櫝棺之中外之則冒改久心不畏皇天上帝及不顯大

神巫咸之光列威神而兼倍十八世之詛盟率者侯之兵吕臨加我欲剗伐我社稷伐威我百姓求蔑灋皇天上帝及不顯大神巫咸之卹吕圭玉羲牲述取俉邊城新郢及鄀長敎吾不敢曰可今有悉興其衆張矜意怒飾甲底兵奮士盛師吕偪俉邊競將欲復其賍迹唯是秦邦之嬴衆敝賦鞹輸棧輿禮使介老將之以自救殹亦應受皇天上帝及不顯大神巫咸之幾靈德賜克劑楚師日復畧我邊城敢數楚王熊相之倍盟犯詛著者

石章吕明大神之威神

又有同殹古敢字亶瑄通吕以同敄務通枼古葉字卬古仰字

康古庸字道道同失佚通参侈同輸渝同鼎古則字虣暴通

戚戚同者諸通俖倍同抑抑通悲悲通殹古也字亨克同

秎劑同

誓墓文晉王羲之

維永和十一年三月癸卯朔九日辛亥小子羲之

敢告二親之靈羲之不天夙遭閔凶不蒙過庭之

訓母兄鞠育德漸庶幾遂因人之蒙國寵榮進無
忠孝之節退違推賢之義每仰詠老氏周任之誡
常恐斯亡無日憂及宗祀豈在微身而已是用寤
寐永嘆若墜深谷止足之分定之於今謹以今月
吉辰肆筵設席稽顙歸誠告誓先靈自今之後敢
渝此心貪冒苟進是有無尊之心而不子也子而
不子天地所不覆載名教所不得容信誓之誡有
如皦日

瓜步山揭文 宋 鮑照

歲舍龍紀月巡鳥張鮑子辭吳客楚指兖歸揚道出關津升高問途北眺鐔鄉南矖炎國分風代川揆氣閩澤四睨天宮窮曜星絡東窺海門候景落日遊精八表馱視四遐超然永念意類交横信哉古人有數寸之籥持千鈞之關非有其才施處勢要也瓜步山者亦江中眇小山也徒以因迥為高據絶作雄而凌清瞰遠擅奇含秀是亦居勢使之

然也故才之多少不如勢之多少逺矣仰望穹垂俯視地域涕洟江河瘢贅丘嶽雖奮風漂石驚電剖山地綸維陷川闗毁宫毫盈髪虚曽未注言况乎沉河浮海之高遺金堆壁之竒四邉八聘之策三黜五逐之疵販交買名之薄吮癰舐痔之卑安足議其是非

授陸敬游十賚文　梁陶弘景

隱居先生遣總事弟子戴垣隶策執簡勝授前學

弟子吳郡陸敬游建連石之邑為栖靜處士策文

曰

咨爾敬游昔我紆紱帝闈侍笏梁席雖迹混教途而心標逸境芝田之想無忘曉夜濠潁之志歲月已深至德有憐風雲相會爾之來也爰移兩春於是褫帶青墀挂冠朱闕携手東驅創居茲嶺脉潤通水徙石開基登崖斵榦越壟負卉筋力盡於登築氣血疲乎趨走肌色憔悴不以暴露為苦心魂

空慊寧顧饑寒之弊棟宇既立載罹霜暑于時七稔經始甫訖今日之安爾有勤焉君子不獨居其榮仁人必與物同泰是用邑爾長阿北阪積金山連石之鄉方七十步澗水屬焉茂爾嘉業永為華陽上賓爾其莅之其一爾以誠慤為性恬澹為情質直居本沉重樹志不邀世才高謝時俗權謀詭譎非意所欲今故賚爾為栖靜處士可謂因德立號克終斯美其二爾基築館境營劃援域堂壇宏

敞樓路通嚴官私行止並有栖慰繕葺之勞莫匪爾力今故賚爾四霤飛軒廂廊側屋可以安身靜卧顯祇遐福

其三

爾奉上惟勤接下以惠稼穡艱難備嘗勞苦貨殖之宜允贍糧服手足胼胝未獲告休櫛風沐雨於焉尤切今故賚爾蒼頭一人厮名多益可以傳代薪水省息劬劇

其四

爾族惟舊緒身乃邦閑道雖一貫事望宜分今故賚爾鋼鐵如意可以揮對賓僚即名立事

其五

爾崇教惟善法無

偏執器服表用爰寄玩習令故賚爾節竹錫杖可以振動三界精祇憚響其六爾期誠玄契遐想靈風至懷所詣因心則通令故賚爾香爐一枚熏陸副之可以騰烟紫閣昭感上司其七爾澡形潔藏肴糧既去宣導松朮實資芳醑令故賚爾杯盤一具可以夕挹桂漿朝承菊露其八爾敬事經誥遵尚楷模翰墨之用於是乎在令故賚爾大硯一面紙筆副之可以臨文寫字對真受言其九爾真心內固清行外彰滌蕩紛穢表裏雪霜令

故賚爾鍮石澡灌手巾為副可以登齋朝拜出入盥漱

其十 令賚爾十事事準前史可對揚嘉策循言求理無或驕惰以奪斯旨援筆申懷敢告處士

謁西嶽大王文 唐李靖

布衣李靖不揆狂簡獻書西嶽大王閣下靖聞上清下濁爰分天地之儀晝明夜昏乃著人神之道又聞聰明正直依人而行至誠感神信不虛矣伏惟大王嵯峩擅德肅爽凝威為靈術制百神配位名雄四嶽是以歷像

清廟作鎮金方遐規歴代哲王莫不順時禋祀興雲致雨天實肯從轉孽爲祥何有不賴嗚呼靖者一丈夫爾何得進不偶用退不獲安呼吸若窮池之魚進退似失林之鳥憂傷之心不能自已社稷淩遲宇宙傾覆奸雄競逐郡縣土崩遂欲建義横行雲飛電掃斬鯨鯢而清海岳卷氛祲以闢山河使萬姓昭蘇庶物昌運即應天順時之作也又大寶不可以望據欲杖劍竭節未有飛龍在天捧忠義之心負濟世之志吐肝膽於階下惟神

鑒之願告進退之機遂得平生之志有賽德之時終陳擊鼓若三問不對亦何神之有靈然後即靖斬大王頭焚其廟建縱横之畧亦未晚也惟神裁之

祭鱷魚文　韓愈

鱷魚之狀龍吻虎爪蟹目鼉鱗尾長數尺末大如箕芒刺成鉤仍有膠黏多於水濱潛伏人畜近以尾擊取公初至潮問民疾苦皆曰惡谿有鱷魚食民產且盡數日公令其屬以一羊一豚投谿水而祝之

維年月日潮州刺史韓愈使軍事衙推秦濟以羊一豬一投惡谿之潭水以與鱷魚食而告之曰昔先王既有天下列山澤罔繩擉刃以除蟲蛇惡物為民害者驅而出之四海之外及後王德薄不能遠有則江漢之間尚皆棄之以與蠻夷楚越況潮嶺海之間去京師萬里哉鱷魚之涵淹卵育於此亦固其所今天子嗣唐位神聖慈武四海之外六合之內皆撫而有之況禹迹所揜揚州之近地刺史縣令之所治出貢賦以供天地宗廟百

神之祀之壤者哉鱷魚其不可與刺史雜處此土也刺史受天子命守此土治此民而鱷魚悍然不安谿潭據處食民畜熊豕鹿麞以肥其身以種其子孫與刺史亢拒爭為長雄刺史雖駑弱亦安肯為鱷魚低首下心伈伈睍睍為民吏羞以偷活於此耶且承天子命以來為吏固其勢不得不與鱷魚辨鱷魚有知其聽刺史言潮之州大海在其南鯨鵬之大蝦蠏之細無不容歸以生以食鱷魚朝發而夕至也今與鱷魚約盡三日其率醜

類南從於海以避天子之命吏三日不能至五日五日不能至七日七日不能是終不肯從也是不有刺史聽從其言也不然則是鱷魚冥頑不靈刺史雖有言不聞不知也夫傲天子之命吏不聽其言不從以避之與冥頑不靈而為民物害者皆可殺刺史則選材技吏民操强弓毒矢以與鱷魚從事必盡殺乃止其無悔

招海賈文　柳宗元

咨海賈兮君胡以利易生而卒離其形大海盪泊兮顛

倒日月龍魚傾側兮神怪𢡟突滄茫無形兮往來遽卒陰陽開闔兮氛霧溺渤君不返兮逝恍惚舟航軒昂兮下上飄鼓騰趠嶢嵲兮萬里一覩峷入泓坳兮視天若畝奔螭出抃兮翔鵬振舞天吳九首兮更笑迭怒垂涎閃舌兮揮霍旁午君不返兮終為虜黑齒戲髿鱗文肌三角駢列耳離披反斷叉手踔嶔崖蛇首豨鬣虎豹皮羣沒互出讙遨嬉臭腥百里霧雨瀰君不返兮以充飢弱水蓄縮其下不極投之必沉負羽無力鯨鯢疑畏淫

淫嶷嶷君不返兮卒自賊恠石森立涵重淵高下迾置

謟危顛崩濤捜踈剡戈鋋君不返兮耆沈顛其外大泊

泙㶇淪終古廻薄旋天垠八方易位更錯陳君不返兮

亂星辰東極傾海流不屬泯泯超忽紛盪沃殆而一跌

兮沸入暘谷舳艫霏解梢若木君不返兮魂焉薄海若

嗇貸號風雷巨鼇頷首邱山頹猖狂震虩翻九垓君不

返兮糜以摧㳄海賈兮君胡樂出幽險而疾平夷恂駭

愁苦而以忘其歸上黨易野恬以舒蹈蹂厚土堅無虞

岐路脈布彌九區出無入有百貨俱周遊傲睨神自如撞鍾擊鮮恣歡娛君不返兮誰欲須膠鬲得聖捐鹽魚范子去相安陶朱呂氏行賈南面孤弘羊心計登謀謨煮鹽大冶九卿居禄秩山委收國租賢知走諾爭下車逍遥縱傲世所趨君不返兮謚爲愚谷海賈兮賈尚不可爲而又海是圖死爲陰䰟兮生爲貪夫亦獨何樂哉歸來兮寧君軀

弔九江驛碑材文　歐陽詹

弔傷而有辭者也噫九江之驛碑其可與辭而弔與斯碑之材昔太師魯國顔忠肅公所建祖亭之碑也公素負辭華代之銘誌多公之辭又好採異留名之致頃為湖州牧州産碑材石每使工琢之典辭薦行磨礲而成常心使用者不可勝數斯碑也終山之窮僻得之於自然趺本有龜𧃀頂有螭雖不甚成而㸃蹼儐興如神如靈公神而珍之精選所處湖州無稱立罷守歸朝載而途上出蘇臺入毗陵亦無稱立轉丹陽遊建業亦無稱

立至江州州南有湖湖東有山蛟奔螭引直到湖心頓址之處則茂林峭石勢環氣勝非徃時所睇而神祠曰祖將軍廟在焉公覿其詭秀與碑材叶即日以酒脯奠其祖神出錢五萬造亭曰祖亭南香爐峰北潯陽城九江為庭千艘德階亭既就公製亭之文手勒斯碑而立之公文為天下最書為天下最斯亭之下亦天下最庶資三善加以斯碑之奇相持萬古而採異留名之致一得也後典州吏於州之九江驛有修壊之勞狀其末績

乃取斯碑刻公之述寘巳之述令爲九江驛之碑焉予旅遊江州稅於兹驛祠部員外郎鄭怤同之鄭與州將嚴士良共爲予說而俱以相示嗚呼先賤後貴世之常也先貴後賤人之傷也以祖亭方九江驛則蘭室鮑肆矣以魯公之文方令之文則牢醴糟糠矣以魯公之札翰方令之札翰則錦繡枲麻矣以魯公之用方令之用則諸夏夷狄矣痛哉斯碑出祖亭入九江驛失魯公之文得人之文削魯公之札翰題人之札翰亡魯公之用

就人之用是去蘭室而居鮑肆捨牢醴而食糟糠脫錦綉而服枲麻黜華夏而即夷狄可悲之甚者況我質缺成必將可名魯公所以卜擇敬慎如彼而常人無良黷辱如此與夫有道而黥無罪而刖投四裔禦魑魅何以別也石不能言豈其無冤故弔之情違乃傷理怫乃冤人實有之物亦應然嗚呼子碑冤可予知陰騭子材豈曰無意必有以殊方須以異與顏表勝以殊則明從吏居畀以異奚推子產既授子不終致悠悠彼蒼何嗟及

矣美玉抵鵲高冠藉足有類予碑先榮後辱繼世生哲詎無賢兮將覩於斯將悼於斯庶滁所黷而復攸宜此
此予碑如神如祇人得以專天造何為其不然矣其不然矣

悲剡谿古藤文 唐舒元輿

剡谿上緜四五百里多古藤殊致逼土雖春入土脈他植發活獨古藤氣候不覺絕盡生意予以為本乎地者春到必動此藤亦本於地方春且死色遂問谿上人有

道者云谿中多紙工刀斧斬伐無時擘剝皮肌以給其業噫藤雖植物者温而滎塞而枯養而生殘而死亦將似有命於天地間今為紙工斬伐不得發生是天地氣力為人中傷致一物疾癘之若此異日過數十百郡洎東雒西雍歴見書文者皆以剡紙相夸予竊量志剡藤之死職正由此此過固不在紙工且今九牧士人自專言能見文章戶牖者其數與麻竹相多聽其語其自之重皆不啻握驪龍珠雖苟有曉寤者其倫甚寡不勝衆

者亦皆歛手無語勝衆者果自謂天之文章歸我遂輕
傲聖人道使周南召南風骨抑入於抑楊皇華中言偃
卜子夏文學陷入於淫靡放蕩中比肩握管動盈數千
百人數千百人筆下動行數千萬言不知其為謬誤日
日以縱自然殘藤命易其素葉波浪頹沓未見止息如
此則行文妄言輩誰非書剡紙者耶紙工嗜利曉夜斬
藤以鬻之雖舉天下為剡谿猶不足以給况一剡谿者
耶以此比恐後之日不復有藤生於剡者矣大抵人間貴

用苟得著其理則不枉之道在則暴耗之過莫由横及於物物之於人亦有其時時其斬伐不為夭閼予謂今之錮為之文者皆夭閼剡谿藤之流也藤生有涯而錯為文者無涯無涯之損物不直於剡藤而已予所以取剡藤以寄其悲

文章辨體彙選卷七百六十八

明 賀復徵 編

雜文二

弔鎛鐘文 宋秦觀

嘉魚縣傍湖中比歲大旱水皆就涸而夜常有光怪赫然燭天鄉人相與誌其處而掘之得古鎛鐘焉其形有兩欒如合兩瓦面左右九乳緫三十六牙鼓鉦舞鏞衡

旋斡之類考之不與禮合者無幾縣令施君識其寶諆獻之太常未果乃輸武昌庫中會其守解秩佐攝事見而惡之曰邪得背時物畜之不祥也亟命投於兵器之冶嗚呼物之不幸有如是邪昔九江吏盜顔忠肅之碑材寘其所述率僚屬爰及士子躬趨於庭以報祀事尚饗

祭戰馬文　路振

咸平中契丹犯高陽關執大將康保裔畧河朔而去天

子幸魏特遣將王榮以五千騎追之榮無將材但能走馬以馳射為事受命惟怯數日不敢行伺賊渡河而後發賊有剽淄齊者數千騎尚屯泥沽榮不欲見敵遂以其騎畧界河南岸而還晝夜急馳馬不秣而道斃者十有四五天子憫之遣使收瘗焉因作祭文曰

房駟之精降為驪騂泉水呀風流沙激庭虎脊孤聳龍媒鷙獰丹髦曉霞的顙秋星弗方著幹宜乗旋膺巉臚角起方觜珠明爾其絕塞草荒八月隕霜毛縮蹄研筋

弛脈張獸惡恐噬乱獰欲驤噴沙散沫千里飛雪戎人負引武士索鐵前遮後突雷動地裂忽挽一而制百終伏檻而受絏戎官劬劬歲入券書蹄躑纍纍通乎鬼驅名駒大駙銜尾入塞勞其酋長節以駔儈蜀錦吳繒積如丘陵馬歸於我也重幣入於彼也輕於是絡黃金之羈浴天池之波鼓鬣雲衢弄影星河或踶而齧或齅而吼蹶蹙申禁駔駿何多帝念神物來經遠道閑之於內厩養之於外阜飲以玉池秣之瑤草窮冬邊塵入我河

潸羽書宵飛龍馭北廵選仗下之名馬屬閫外之武臣

琱戈電燭禁旅星陳授以長策帥以全軍將士怒兮山

可擘猛馬哮兮虎可咋何嚄唶之無勇反遷延而避敵

氷霜凄凄介甲而馳不飲不沫載渴載飢駿馬餧死行

人嗟咨委天骨於衢路返星精於雲霧報主恩之無及

齊戎力而何悞生芻致祭潋帷成禮瘞於崇岡全爾全

體馬如有神知帝之仁嗚呼

祭赤驃騎文 高宗

高宗在建康有大赤鸚鵡自江北來集行在承塵上口呼萬歲官者以手承之鼓翅而下足有小金牌有宣和二字因以索架置之稍不驚怪比上膳以行在草草無樂鸚鵡大呼卜尚樂起方響久之曰卜娘子不敬萬歲蓋道君時掌樂宮人以方響引樂者故猶以舊格相呼高宗為罷膳泣下後此鳥持至臨安忽死故高宗親為文祭之云

金距絳囊何意朱紫乘軒駭散纓羅鬬死不遠長江來

自汴水匪饑則附曰忠自矢謝迹雲端投身禁裏每呼舊人以勵近侍禽言若斯烏官誰似云胡委羽歸魂鶺尾借號有烏來朝無雉漸肯為儀歷仍輝紀尚饗

逐妖文　明鄒守愚

余守廣州之二年郡之治所西父老率民持磚石數筐訴余曰吏卒奴暮夜擊人乞治余驚曰如是其多耶對曰然固非一夕者余曰中否對曰離其身咫尺至破其屋與器不避將殺人余於是訊其吏卒奴無有狀走視

其地又荒也衆咸稱有妖焉夜廵者時時見無敢以告也余詈曰余在是余在是奚妖之為乃呼父老謂之曰第且去吾為汝治余於是為文以驅之乃卒約曰而旦其持斧鋤來是夜余下蒙衔行城隍齋沐以竢五鼓余起顲告於神誦文畢戒吏卒入其處曰如吾令不獲者以其罪罪吏卒愕視以為余狂也余曰汝第為之令曰凡其有形色於此者悉剷之無遺也余坐堂上治事不輟有頃卒倉皇報曰大蕉剷之鮮血出不止他無變余

曰嗟非此乎越月餘父老率民來以首叩庭謝曰賴使君之靈自今以後無我害也余解之曰汝不聞乎妖不勝德幽暗巖崖鬼魅之所生也余以是得之父老悅而去其文曰

妖乎妖乎汝其無形耶倏而有形汝其無聲耶倏而有聲然而無形與聲者其常也且汝不聞乎太守在茲諸神呵護環而不敢窺即有百怪固將放之乎入山之幽潛水之深㓨魑魅魍魎載在神鼎毋淆百物幽明寧乂

又令昔之所同也妖乎妖乎汝何為而竊吾居震吾氓而使父老汝訟耶廢聖王之大防奸天子之命吏是有斧鑕我不敢私汝其返乎故處以安其常毋使為民梗其聽太守言毋忽毋悔

謫龍母文 徐楨卿

天孕靈祥降神物於華渚帝祈利惠錫褒祀於清祠國典孔昭守臣無忒諒上靈之克鑒冀下禱之潛通令方苗苦恒暘人思甘雨山焦地裂誠乾暵之可憂雷秘

藏孰清陰之能借嗟旱魃之為虐慮民食之將艱匍匐
告哀竭精勞於庶正普同供養燃香炬於通闤盡引領
以待霑竟浹旬而無應不諳誠格龍何異乎凡蟲惡用
毋為令不行於頑子竊惟禮崇報遠加歲祀於有功國
本為民建神壇以禦患令爾既亡實惠徒擁虛名靡百
姓之貲是吾憂也享無功之食於女安乎尚其早洗前
愆速驅神蟄玄雲佳澍崇朝慰渴於羣黎滄海皇波一
勺借通於千里

瘞旅文　王守仁

維正德四年秋七月三日有吏目云自京來者不知其名氏携一子一僕將之任過龍場投宿土苗家予從籬落間望見之陰雨昏黑欲就問訊北來事不果明早遣人覘之已行矣薄午有人自蜈蚣坡來云一老人死坡下傍兩人哭之哀予曰此必吏目死矣傷哉薄暮復有人來云坡下死者二人傍一人坐嘆詢其狀則其子又死矣明早復有人來云見坡下積尸三焉則其僕又死

矣嗚呼傷哉念其暴骨無主將二童子持畚插往瘞之二童子有難色然予曰噫吾與爾猶彼也二童閔然涕下請往就其傍山麓為三坎埋之又以隻雞飯三盂嗟吁涕洟而告之曰嗚呼傷哉繄何人繄何人吾龍場驛丞餘姚王守仁也吾與爾皆中土之產吾不知爾郡邑爾烏為乎來為茲山之鬼乎古者重去其鄉游宦不踰千里吾以竄逐而來此宜也爾亦何辜乎聞爾官吏目耳俸不能五斗爾率妻子躬耕可有也烏為乎以五斗

而易爾七尺之軀又不足而益以爾子與僕乎嗚呼傷
哉爾誠戀茲五斗而來則宜欣然就道烏為乎吾昨望
見爾容蹙然蓋不任其憂者夫衝冒霧露扳援崖壁行
萬峰之頂饑渴勞頓筋骨疲憊而又瘴癘侵其外憂鬱
攻其中其能以無死乎吾固知爾之必死然不謂若是
其速又不謂爾子爾僕亦遽爾奄忽也皆爾自取謂之
何哉吾念爾三骨之無依而來瘞爾乃使吾有無窮之
愴也嗚呼傷哉縱吾不爾瘞幽厓之狐成羣陰壑之虺

如車輪亦必能瘞爾於腹不致久暴露爾爾既已無知
然吾何能為心乎自吾去父母鄉國而來此二年矣歷
瘴毒而苟能自全以吾未嘗一日之戚戚也今悲傷若
此是吾為爾者重而自為者輕也吾不宜復為爾悲矣
吾為爾歌爾聽之歌曰連峰際天兮飛鳥不通游子懷
鄉兮莫知西東莫知西東兮惟天則同異域殊方兮環
海之中達觀隨寓兮奚必予宮魂兮魂兮無悲以恫又
歌以慰之曰與爾皆鄉土之流離兮蠻之人言語不相

知兮性命不可期吾茍死於兹兮率爾子僕來從予兮吾與爾遨以嬉兮驂紫彪而乘文螭兮登望故鄉而嘘唏兮吾茍獲生歸兮爾子爾僕尚爾隨兮無以無侶悲兮道傍之塚纍纍兮多中土之流離兮相與呼嘯而徘徊兮飧風飲露無爾飢兮朝友麋鹿暮猿與猶兮爾安爾居兮無為厲於兹丘兮

祭弓矢文 唐順之

天生實乎五材人爰作乎五兵顧明昏之異用則或替

而或興惟及遠而洞堅尤弓矢之為利有事則以戰勝無事用諸禮義匡四方之宿心竊有冀乎斯技少多疾而未能深自懟於游藝屬園田之再返幸旅力之既閒謝冠簪於北闕學馳獵於南山審機栝於心契獲縱送於口傳既耽玩而忘倦遂拈弄以經年賴明靈之默賛似有牖乎余衷時絓鵠之應聲若迅呼於順風兹歲終而告成饗明靈以徼福雙有適於力巧一無悞於手目尚進藝於德途中此心而為鵠惟明靈其享之

祭刀文　唐順之

嗚呼上帝厭亂此刀不敢不用上帝好生此刀不可輕用其欽承朝命給有旗碑令殺亂兵是為用刀之始敢告司刀之神伏惟照鑒

瘞筆文　陸樹聲

予自南雍謝病將歸理其裝敗筆數篋童子啟予盍畀水火予曰是予縻廩粟以朝夕指使從事焉者其忍諸發策而筮之得坤之六五乃擇地西南隅坎而埋焉為

文以告之曰維爾初覯肆予髫童爾資鋒穎以發予蒙
予嘗下帷覃思隱几研窮呻吟佔畢語鍛詞鎔爾職輸
寫予意乃通暨予翺翔黌舍試藝澤宫孰使予揚眉吐
臆轉腕生風磨鉛出利刓樸抽工爾於是與有庸焉予
既陸沉世路濫迹章縫離奇偃蹇闒茸踈慵不醜予辱
周旋始終爾雖緘默竊隱予衷進不能使爾載直圖書
之府簪侍蓬萊之宫鋪張聖制黼黻皇躬庶幾馳竹帛
以勒鼎鍾退不能縱横六藝之場搜羅百氏之藂書窮

八法學贍三冬上規莊屈旁軋張鍾使爾驅雲霧而走蛇龍徒使爾顛剥形禿挫穎銷鋒交踈几格迹謝磨礱浮湛故紙顛倒篋中孰令爾勞大而不收功若乃琱文破義伐異黨同漁獵管測邀譽市容脂言簧鼓賈進希逢使爾含毫茹羞濡首低儒此數者予曾不以是溷爾爾亦能諒予之幽悰惟是紬經繹史泝流尋宗摛辭摘句組繪彫蟲蘭堂桂館嘯月吟風徘徊物景陶寫心胸使爾疲於應命靡適不從是爾嘗力於予而予亦自信

無負於管城公也筮告孔嘉含章有終日月維良徃即爾封稽旡咎以旡譽予亦將括囊於山中

瘞古誌石文　鄒觀光

去先塋數百武而近工人掘地得古甓焉縱橫尺有奇余拭而讀之則唐人墓誌銘字尚未剝落可讀古色黯然其塟以大中元年十月癸亥其先世皆貴盛三世父子兄弟簪纓相望而獨塟者誌者其姓名蝕不可辨其地則安鳳鄉其人誌稱其聰明仁孝然文甚簡質不作

近代諛墓語嗟乎塟者藏也骨肉歸於土無不壞也誌以志銘以名之庶幾陵谷變遷而名不朽而唐大中距今千有六百年羨門潛闥玉匣珠襦一切亡有是誌落他人手供累塊耳張籍詩千金立碑高百尺終作他人柱下石令即不幸而見落又幸而遘余而又不幸終不能舉其名世之人役役百年之內復規規百年之外敝精竭神以期不朽亦何益哉晏平仲所言焚之亦可沉之亦可其裦衣繡裳而納諸石槨亦可其衣薪而棄諸

溝壑亦可達哉其言之矣雖然余既已耳而目之矣安知爾之神氣不傳坏土以存哉余命童子瘞之故處而乃以觴酒豆肉為文以告之曰千百年之前貴耶賤耶賢耶愚耶吾不爾知千百年之後存耶滅耶顯耶晦耶爾不自知又更後此而千百年爾銘無恙耶吾言存耶吾與爾皆不能知而向為爾也者惻怛悲哀而誌之今為爾也者歔欷太息而瘞之是造化小兒之愚吾與爾而吾與爾又不知也悲夫

文章辨體彙選卷七百六十八